

我不要天下

不悔

天下不及你！

一生难以释怀的烽火爱情，一曲独一无二的天下倾歌！
百万网友落泪评论，两大男主角人气争锋！

千叶飞梦作品

天 下 不 及 你

大結局

我不要痛，不要离别，不要孤独，我只要一生守着他，
不离，亦不弃，我们要好好的，不哭，不痛，永远在一起。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彩虹
RAIN
BOW
GIRL

晋江原创网
WWW.WW3.COM



创世

系列·捌

彩虹堂 Rainbow Girl
最打动人心的女性小说

责任编辑
特约监制

徐悦
叶北宁
杨俊

特约策划
特约编辑

陆露
管佩红

丁丁
丁丁
丁丁



三年前，她的一场惊美众生的青梅之恋，突然转变成一场丑扬天下的闹剧。五年前，骄傲如他一夕之间知道了相思恋慕的苦楚。

但，无论何等巨变，都有他与她同在。十八年的兄妹，他对她纵容宠爱有加，谁想一朝身世浮露，他挣扎痛苦，她彷徨无措。

他千面难懂：是俊逸如斯的白袍公子，是鬼面无常的黑衣无赖，又是权倾天下的金衣侯爷。真假玉笛，龙凤玉佩，千里神驹，匕首之刺，凤翔之诺，漠北之约……他要她，只为当年一见倾心。

明殿喜堂，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另娶别人，相顾柔情。

只是刹那的芳华，却生生揉碎了两人的心。

血泪与真爱的纠缠，江山与权谋的际会，他们的命运紧紧交织，在战国的纷乱尘埃中谱出一曲华丽悲壮的天下倾歌……



上架建议 古代言情

ISBN 978-7-5382-8273-3




9 787538 282733 >

定价：29.80元

彩虹堂荣誉出品



 辽宁教育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倾歌:大结局 / 千叶飞梦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82-8273-3

I. 天… II. 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341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0.5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悦 叶北宁 责任校对:刘 琛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版式设计:张 明

ISBN 978-7-5382-8273-3

定价:29.80 元

第一章·初至帝丘·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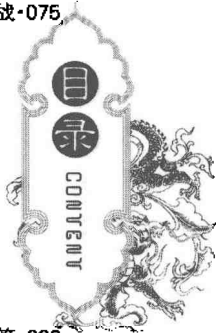
第二章·匈奴公主·012

第三章·桓公谋术·022

第四章·双人成影·051

第五章·破局而出·067

第六章·楚丘夜战·075



第七章·智夺虎符·090

第八章·幽昙魅惑·102

第九章·西陵绝战·125

第十章·天道之择·137

第十一章·三国谋利·149

第十二章·伤心雨夜·172

第十三章·孤寡诱惑·184

第十四章·任性阔达·197

第十五章·一舞倾情·220

第十六章·凤翔之诺·233

第十七章·邯郸冰释·247

第十八章·一诉衷肠·261



第十九章·九鼎迷局·286

第二十章·天下倾歌·299

尾 声·与子携手·314

情语天下·321

我观天下·323

第一章·初至帝丘

金城三面皆环敌，要去晋国，须得经由水路北上。一叶轻舟，过泗水到曲阜，绕济水至古卫地，一路未歇，昼夜兼程，七日后的傍晚时分方到了晋军驻守的帝丘。

帝丘名丘，境内自有入云高山，城小，但因此处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关中要地，所以晋有重兵把守，坚壁固垒，左涧右澗，端的是有来无回的险城要塞。

一至帝丘，晋穆未带我入城，而是直接去了夜览为帅的晋军大营。

此次援军兵力有二十万众，营帐遍野倾扎，明黄的旗帜飞扬满目。远望去，四周原野的空地上有无数的黑甲士卒正整兵列队，排阵时，震天的呼喝声中，锁甲相击铿然，长槊挥舞风起。人虽众，但将军令箭轻移时，万人动作齐齐，忽如大山崩倒，忽如浪涛横卷，弯刀锋冷，骏马长鸣，威若气吞九州不可阻，势胜风行万里难以挡。

常居漠北与胡人为敌的晋师，此番一旦入中原，必成虎狼。无颜的估料和猜忌都没有错。行近烽火高台，我不由得抿唇笑笑，转眸看晋穆，叹道：“难怪晋人称你做神，如此军队，天下罕见。”

晋穆戴着鬼面，我看不见他脸上的神情，只知他侧眸看我时，明亮若星的眸中闪烁的不再是和煦温暖的笑意，而是沉稳刚毅的冷静和骄傲，偶尔，几瞬寒芒自他眸底掠过，一双眼睛即刻犀利桀骜似塞上苍鹰。“你觉得我的军队和凡羽横行中原的铁骑相比，孰强孰弱？”他开了口，话语低沉有力，但好歹含了些笑声。

我想也未想，答：“不能比。”

“哦？”

“且不论军队的战斗力如何，统帅之才不能同日而语。”

晋穆笑出声，再问：“那与豫侯手下的玄甲军比，谁更胜一筹？”

我闻言勾了唇，横眸瞥他，微微冷了语气：“公子穆的意思是要找机会和齐军较量一番？”

鬼面下眸光轻动，他定睛看了我一会儿，忽地收回眼光，笑道：“不过随口问问而已，



不必如此紧张。”

我也笑，放柔了声音：“不会有那一天的。如果你要与齐为敌，我会先杀了你。”柔声出狠话，个中人自知其滋味。

晋穆眼神倏地一僵，后骤寒，复而又笑意充盈，仿若浑然无事。他回眸瞧了瞧我，摇摇头，叹气：“想杀人还要告诉对方？是太残忍还是想要用正大光明的君子手段？”

我凝了眸，笑道：“与君子谋事，不该用君子手段吗？”

晋穆挑眸瞅着我，忽地沉默了。

“他教你的？”半天后蓦地开口，语气明显不善。

名未指，但言及谁彼此心知肚明。我拧眉，眼眸一转，奇怪了：“这还要他教？”

他似也觉得自已多虑了，目光一亮，有清澈如秋泓的笑意在眼中缓缓浮现。“你不会杀我的。”片刻后他断言，字字坚定。

我扬眉，笑而不答，心中却暗忖：还是不要太自信的好，对我而言齐国胜过所有，你虽救过我，但若真要威胁到齐国，我必然会起杀机，到时候万难也不是难，千险也不算险。杀了你，情义是难报，彼时就算要我自刎还恩又何妨？

想到这儿，我不禁轻叹了一声。

晋穆回头，看着我，眸间微微一闪，也不做声。

北国冬寒，此刻更是黄昏时分的高山上，薄雾渐渐弥漫，些许迷了双眼。营地篝火燃起，红光耀天，染得半边霞彩停留在了谧蓝天际，形色久久不堕。战鼓声突然隆隆敲响，细听听，却是命士兵们散阵回营的令号。

我和晋穆纵马驰过营前哨岗，诸人见穆候金令皆不敢拦，任两马疾驰直抵中军帅帐。中军的将士大都识得晋穆，见他们的侯爷回来自是欢呼声起，忙自四面八方奔来嘘寒问暖，将晋穆围在了人潮中央。

我策马避至一旁，静静地望着被众人簇拥的晋穆，微笑不已。

少时，也不知晋穆说了什么话，但见诸人肃然，顷刻间便有规有矩地依次退下去，回到了各自职守的地方。脚下虽离开，但众人的目光依然注视在晋穆身上。将士们面庞发亮，眼神透光，敬仰信奉的模样如同正望着一个无所不能的天神。

晋穆跃马而下，将马缰交到亲军侍卫手里后，朝我笑道：“过来。”

瞬间万道眼光都骤然投到我身上来。虽说我是齐国公主，自幼早在不同的场合被各式各样的目光关注惯了，而且也曾曾在军中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此刻乍逢这成千上百的晋军用含着这般灼热温度的眼光打量自己时，我心底不由得还是一阵心虚，似怯似颤，浑身都感觉有火在烧一般，十分地不自在。

晋穆的军队和无颜的军队不一样，晋兵对晋穆有的不仅是崇拜，还有自心底产生的熟络和喜欢；而齐兵对无颜是既敬又怕，爱他如神祇，但也惧他如神祇，隔千里之远，只

敢遥遥仰望，却从不敢近身接触一番。

我迟疑一会儿，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在众人的注目下驱马上前，跳下马背，随在晋穆身后，走入被侍卫撩起帐帘的中军行辕。

帐落。让人煎熬的目光全被挡在外间，如芒在刺的后背陡然一阵舒坦，我忍不住直了直腰，长长呼出一口气，抬手擦去额角细密的汗。

晋穆不满，横眸：“有这么难忍？”

我讪讪垂手，走去一旁的椅中坐下，饮了口茶，方故作淡定，答他：“是啊。有点儿不习惯。”

晋穆笑，突然不在意了：“放心，慢慢会习惯的。”

慢慢？习惯？才不要。我一想起帐外那千万双眼睛炯炯注视的热情，不禁懊恼地耸了耸脑袋，咬了唇不说话。

耳旁一阵沉寂，后传来晋穆无可奈何的叹息。

此时帐中除了我和他外别无他人，一面玉色的云母大屏风将里外帐隔开来。我去里帐换下了沾满风尘的衣裳，用清水擦了擦脸，刚要出去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明亮清冽的笑声。有人不经通报便直入帅帐，而且正用熟稔玩笑的语气问晋穆：“你倒回来得快！怎样，此行和金城那只狐狸谈得如何？亏大还是亏少？”

晋穆沉吟，忍不住咳嗽：“怎么我就一定是亏？”

那人不说话了，笑声却依旧。

我探了脑袋看了看屏风外，只见身着墨青色锦袍便服的夜览正坐在晋穆对面，眉梢眼底皆含笑，琉璃般清浅的眸子带着似水横空的明澈。晋穆望着他，指尖轻轻摩挲在掌中茶杯的边缘，吐出口气，方慢慢道：“我承诺了他，十日内出兵，如今已过了七天了。”

夜览挑眉，身子一斜靠向椅背，问得直接：“条件呢？”

晋穆轻笑，眸底看似清朗一片，漫不经心地答：“我助他退楚兵，他予我倾国之财。日后他若与夏谋梁，我不插手；日后我若谋楚，他也不能管。”

夜览低头盘算了一下，皱眉：“就这么多？”

“怎么？嫌少？”晋穆眸光闪了闪，语音一顿，欲言又止。片刻后他放下茶杯，眼眸微微一瞥看向我藏身的屏风处，出声道，“夷光，换好衣服便出来见见你的老朋友吧……不是你的意哥哥，对不对？”言罢他笑，视线重新落回夜览的身上。

意哥哥？我面颊一烧，心道这儿时玩笑的称呼他是如何知晓的？转念一想又明白了，记得在临淄初见晋穆时，那时便已见识到夜览总爱拿我的丑事宣扬天下的“癖好”。

夜览听后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翻眼白了白晋穆，然后目光一转，笑看着我自里帐闪身而出，嘴角勾起，淡漠如远山的清俊容颜间微有暖意。

“夜驹马。”我唤过他，抿唇想了想，还是走去晋穆身边坐下。

夜览恍然点头，笑看向晋穆，叹服道：“方才我进帐时便听外面将军们嚷嚷说侯爷带



了个貌美得不像话的男子回来，我还当是哪个，想不到竟是夷光！你厉害！看来此行不仅不亏，还赚了！”

晋穆眸子轻轻一眨，瞅着我，叹气。

我当做没听见，只侧眸朝夜览笑，明知故问，也较真：“方才夜驹马说谁是金城那只狐狸？”

夜览目色一动，忍笑，改口：“看来穆还是亏了。”

晋穆与我同默，半天，我咬了牙恨恨道：“你是商人吗？就你会算账！”

夜览容色一松，忽地望着我和晋穆大笑起来，笑声明朗响亮，带着说不出的戏谑得意。

唰啦，两个茶杯同时向他飞过去。

“闭嘴！”

忍无可忍的怒声后，笑声顿歇。某人郁闷地伸指弹了弹衣袖，甩落无数晶莹水珠的刹那间，帐中有茶香四起，味道馥郁，其中别含一抹畅快的清爽。

他笑不出了，我和晋穆倒是同时笑开。

少顷。

有亲兵侍卫入帐掌灯，并将晚膳一并送入帐内。酒菜摆好后，那侍卫依然一声不吭地立在一旁迟迟不退，眼帘虽低垂，闪闪缩缩的眸光却自眼皮底下不断地偷偷瞄向我，偶一与我视线接触时，又立即避开。

我蹙了蹙眉，面色微寒，手指捏紧了面前的酒杯。

晋穆也觉得奇怪，斜眸看那侍卫，问话时嗓音低沉，不怒而威：“你还有事要禀？”

那侍卫抬眸，看了看我，再看看晋穆，神色有些期艾踌躇，但想想还是揖手上前请示：“敢问侯爷，是否要再搭个军帐？”

“何用？”

侍卫迟疑，看着我：“难道这位公子今夜不歇在营里？”

晋穆笑：“你管得倒多？”

侍卫怔，醒悟过来后忙吓得垂下头，连称不敢。

原来是为了这事，我笑了笑，朝那侍卫道：“那就麻烦你了，搭个军帐吧。”

侍卫抬眼望了望我，正待点头离去时，晋穆却开口否决，定声道：“不用再搭什么营帐，她就住中军行辕。”

侍卫愣住，脸色隐隐发绿，更加飘忽的眼光不断飞转在我和晋穆的身上。

夜览在一边轻声笑，神情快活得似在观赏一出难得的好戏。

我面色一红，赶紧吩咐那侍卫：“不妥，还是麻烦这位兄弟给搭个军帐，我……”

“我是晋国的穆侯，这是我的军队，他是我的兵，你凭什么命令他？”晋穆低声笑，不慌不忙地打断我的话，堵得我开不了口后，他这才若无其事地瞥眼扫过那已局促得不知

如何是好的侍卫，话语看似温和，然厉色隐含，“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出去了。记着，除了夜骊马外，以后任何人没传唤不得再擅自入帐。妄闯一步者，杀！”

“是！”侍卫擦汗，身形一闪，恨不能用轻功以最快的速度蹿出去。

见帐里没其他人后，晋穆扬手摘了脸上的面具，执了酒壶将我手里的酒杯斟满酒，笑道：“连日赶路，都不曾停下来让你好好用过膳，今晚这顿算补偿。”

我犹在刚才的事中恍过神来，任由他倒了酒后，这才想起问他：“我歇在帅帐不太好吧？”

晋穆放下酒壶，看着我，声色不动：“有何不妥？”

我低下了头，脑中闪过刚才那个侍卫脸上的古怪神色，不禁有些窘迫：“你不怕你手下亲军会乱想？”

夜览接话，不满意我的表达：“看刚才那侍卫的脸色，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乱想了。”

晋穆笑了，问：“两个男人住一起有什么可乱想的？”

夜览勾唇，瞅瞅我，再瞅瞅晋穆，眸色幽幽不见底，一副高深的模样：“你自己手下的人你却不了解，很明显他们都被你调教得很聪明，一眼看出了这个美貌绝色的男子是女扮男装的红颜。”

晋穆哼，觉得莫名：“那不是更加自然？顺理成章的事，他们乱想什么？”

夜览瞪了瞪，瞪眼：“你真强！”

晋穆扬眉，得意了，反问：“你才知道？”

夜览石化，笑容僵在唇边。

我叹口气，一时既觉哭笑不得，又觉无话可说，便仰头喝下杯中的酒。谁知此酒劲烈，一杯入喉，仿若火一般沉入肺腑，不断噬咬烧灼着我心底那根紧张无措的弦。

晋穆凝眸看我，夺过我手中的杯子，慢悠悠道：“一杯就够了。多吃菜。”

我垂眸看了看桌上的菜肴，发现盘中所盛尽是北国的食物，思绪滞了滞，一时脑中不知怎的就突然想起当日和无颜一路北上时马车里他对我说若我嫁晋国，他必送八个厨子的戏言。眸眶忽地一湿，我悄悄吸了口气，拿起筷子逼着自己硬吞下几口。

“好吃。”我笑了笑，侧过脑袋看默然不语、正望着我若有所思的晋穆。

夜览拿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子，微微一笑，自在一旁喝酒。

晋穆放下筷子，只喝酒，一杯接一杯，却不再说话。

半晌，我看不下去，也伸手夺过他手里的酒杯，笑道：“不能再喝了。你不是说过晚上要和将军们议事？”

晋穆抿唇，起身随手拿了面具覆在脸上，笑道：“你先睡。我答应了豫侯十日出兵，如今还剩三日，要安排的事情比较多，今夜就不回来了。”



我也忙站起来，听闻他晚上不回这里，一时心中也不知是什么心情，紧张虽消，但愧疚又起：“那……不要我也去吗？齐国的地形我比较熟，许能给些建议。”

他笑着伸手抚摸我的发，眸光怜惜，语音轻柔：“累了一路没睡好，今晚你好好休息。关于齐国的山川地势，明日再说也不迟。”

我点头，面色酡红，不知是酒后的反应还是抵不住他这般的温柔。脚步一退，身子微微一缩，躲开他的碰触后，我松口气，笑看向他：“你也别太累。”

“他从来就没有不累过。”夜览插嘴，声音冰冰凉，听入耳中时仿佛能直钻人心消除心底那抹烫得会让人疼痛的炙热。

晋穆横了他一眼，衣袂拂动，转身出了营帐。

我垂眸看了看依然坐着不动的夜览，奇道：“你不去议事？”

“当然要去，”口中话虽如此，夜览却还是一点儿也不着急地瞧着我笑，话锋转开，突然问道，“我之前说得没错吧？”

“什么？”我皱眉，心道，喂，驽马你思维太跳跃，我跟不上。

“我曾经保证过的，你在见到穆真正的容貌后，定会觉得周围一切都会变得更美。”夜览叹气，放下手中的酒杯，耐心提醒我。

我抿紧了唇，目光微动，不答话。

夜览这次却着急了，忽道：“那家伙有什么好？”

“谁？”真的醉了，我居然没反应过来。

“那狐狸！”

我闻言将手中的酒杯扔向他，急恼：“不许再这么叫他！”

夜览扬手接过酒杯，笑了笑，眸光一转，蓦然又自点头，感叹：“其实无颜也好。都说天下有五公子，我自愧不如他们两人，凡羽有勇无谋是为下等，涓君谋而无道是为次流。天下风华，日月之辉，当真尽被他二人夺去了！”

我愣了愣，随即撇唇，上前一把拉起他便往外推：“废话这么多干什么？快去议事！”这人一定是和妍女待久了，几月不见，磨人唠叨的本领堪称进展神速。人说夫唱妇随，我看是夫随妇唱！

夜览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笑：“你莫怀疑穆留你在中军行辕的意图，这里四周皆是他的亲军在守卫，比世上任何地方都要安全百倍。要知道经过楚丘那件事后，他担心你的安危已近乎杯弓蛇影的错乱了！”

我怔住，夜览却眨眨眼，若无其事地抬手撩起帘帐，离开。

是夜辗转反侧。帐外士兵巡逻的步伐声铿锵有力，远方哨兵的笛鸣声起起落落，即使我闭了眼，心绪却还是随着帐外随意一丝细微的绕耳声响而乱个不停。一路风尘，身体早已疲惫，脑间也困乏不堪，但偏偏就是睡不着。

一时仿佛是在想夜览的话，一时又仿佛什么都不想，耳边唯回荡着那人在临行前夜轻轻道出的那句话。

“纵若天下倾歌，亦不及你我携手。”

我突然笑了笑，收回所有的胡思乱想，心中烦乱陡然不见，片刻后便定神睡去。

纵若天下倾歌，亦不及你我携手……

他说的，不会放手。

于是睡中犹不忘弯唇，一觉梦好。

醒来，帐外天已亮。

眸虽睁开，满目仍惺忪。朦胧中依稀闻到枕边传来的淡淡幽香，我转眸，意外地看到榻侧花瓶中斜插着几株白梅。雪瓣淡黄蕊，叶叶凝露，出尘脱俗。

他回来过？

脑中念光一闪，我正待坐起时，手边碰到了一抹柔软。低眸，只见一件崭新的银貂绒裘被我按在指下，旁有卷帛，我捏指拿起，眸光匆匆扫过。

“我去帝丘城办事，午后回来。北国天冷，换裘衣御寒。山间白梅开得正好，随便折了几枝，你替我养着。”字迹隼永道劲，好看得让人生羨。

这帛书不想也知是谁留下的，我微微失神，一瞬间恍惚忘记了昨夜做过什么梦。

洗漱后，绾发拢了高髻，束上紫带。我坐在榻边想了半天，终还是脱下了身上衣裳，换上那件银貂裘。裘衣轻软绵柔，银色的绒毛蹭在颈边，很是温暖。

拿清水灌入花瓶，信手摆弄了一下那几枝白梅，我抿抿唇，认真端详片刻，踱步走出里帐。

外帐的桌上摆有各色点心，另有暖炉热着瓷壶，壶嘴热雾腾绕，满帐皆弥散着鲜灵甘醇的茶香。我心中说不出地一暖，忍不住微微一笑，前去桌边喝了杯热茶，吃了几口点心，而后转眸仔细打量了一下中军行辕的布置。

昨晚太累，脑子也乱，并不曾来得及看看晋穆的行辕是何模样。如今趁他未回，我倒是可以借机好好观摩一下，看看这个统领着凶悍天下的晋师的穆侯营帐该是如何的与众不同。

帐侧是大幅地图，图绘五国。环帐将军椅若干，中有令案、帅座，案上有如山竹筒，成堆的锦帛，案侧放着元帅所有的帅印和金箭。我揉揉眉，心道：他倒放心，竟把这帅印和令箭就这么放在这里，也不怕被人偷去。后转念一想，这帐外侍卫环绕，能入此帐的不过只有他和夜览，然后，还有我。他的放心与不放心，到头来不过是只对我而言。

我咬了唇，垂眸思了再思，还是忍住想要去书案旁看看那些卷帛的冲动，转身，掀开帘帐走出了行辕。



帐外阳光正好，苍穹寥廓，天宇蓝得澄澈，万里不见云飞。中军将士们此时正在排阵操练，呼喝声中，东风止而暖色生。北国男子的面庞素来豪气粗犷，麦色的肌肤映在耀眼的阳光下，那生硬刚毅的五官仿佛是自刀劈斧削下磨砺而出，有朝气，亦有令人不战而骇的锋锐肃杀的勇猛。

我叹口气，收了眼光，正要离开时，却被帐旁守候的侍卫横臂拦住。

“公子想要去哪儿？”那侍卫见我横阵过去，忙低了脑袋，恭声问道。

我憋住气，笑：“这个你也要管？”

侍卫抬头，虽神色有些不安，但仍坚持道：“侯爷有命让属下等保护公子的安全，所以……公子还是不要离开行辕得好。帝丘位在晋楚交界，这里来往的人三教九流复杂得很，公子还是待在帐中比较稳妥。”

“意思是我除了行辕外，哪儿都去不得？”我心念一动，面色寒了寒，声音也冷下来。

那侍卫点头，红着脸，定声：“是！”

我弯唇，侧了阵，笑意柔和：“如果我偏要出去呢？”

侍卫看着我，怔了怔，眸色忽地莫名一慌，垂了眼睛不敢再看我，口中念道：“请公子不要让属下为难。”

“就去山坡上看看，走走，也不行？”

“不行！”侍卫一口拒绝，想想又补充了句，“山坡那里贼人出没尤其多。而且我军现在驻扎这里，楚军派来的细作层出不穷。公子还是回帐吧！”

“你！”我恨声，心中虽恼火，但也知他不过就是听人命令、做不得主的侍卫。于是只得咬咬牙压下不快，甩袖回头时，脸上看似依然笑得恣意无谓，心中却一阵阵地震，默道：晋穆啊晋穆，你莫不是想把我当做了笼中的金丝雀？只能让你看着，陪在你身边，却再也没了自由？

我吸口气，唇角笑意渐渐发凉。

“等等！”身后有人喊住我，笑声清徐，是夜览。

我停住，转身看着他，撇唇，没好气：“怎么？”

夜览笑，上前拉着我便往外走：“要出去走走是吗？我带你去。”

侍卫看着着急，身子一闪又要挡：“驸马！”

夜览不语，笑看着他时，眸间微微一暗，神色淡而漠然。

侍卫噤声垂头，退至一旁，任由夜览拉着我走出了行辕之外。

片刻后，山间。夜览带我来的地方是一处斜坡，站在高处刚好能看到自山下入军营的那条唯一的路。脚下是处空地，四周枯草芥芥，荒芜萧条的景象中，偏偏有几株粉色的樱草盛放嫣然。

我坐在大石上，抬头看天，笑道：“果然还是帐外的空气舒爽，帐外的天空也格外地宽广。”

夜览笑，不说话。

我低头看了看静静站在石边的他，心中一动，装作不在意地轻声问道：“你们昨夜议事到很晚？”

夜览点头，答话时清俊的容颜间隐起倦色：“至卯时方歇。”

“事情都安排好了？”

“差不多。穆下了命令，明早已时时分会集兵挥师南下。”

“走水路？”

“不，绕道楚丘，先至曲阜、城濮。而后自西往东，自北向南。”

我抿了唇，沉吟一番方道：“楚丘有重兵，他们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借道南下，去对抗他们的军队吧？”

夜览凝了眸，抬头看我：“所以说明晚将有恶战。”

我想了想，突然有点儿不放心：“晋穆他昨夜一夜没睡，今天又去帝丘城办事，如果明天又要进兵南下，想来今晚还得和诸位将军商量一宿的作战计划吧……那，他不是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了？”

夜览扬眉，不答反问，道：“你开始关心他了？”

我面色一红，忙摇头，眸光瞥过一旁，硬是毫不在乎的模樣：“没有！我只是担心战事而已，明晚将是你们援军助齐的第一战，能胜，不能败，否则士气一定会受影响。”

见我说得正经，夜览忍笑，伸手拍拍我的肩膀，故作宽慰的神色：“你放心，穆打仗从未败过。”

我挑挑眉，咬住唇，不做声。

两人相顾无言，沉默半天，夜览双眸一睨，看着我，忽道：“这帝丘你来过吧？”

我怔然，眸光动了动，神色一黯，依然不语。

“八年前的九月初秋，夏齐两国君王应晋国襄公之邀带各国的公子来帝丘狩猎，夷光你那时有没有跟随庄公来此？”夜览不放弃，继续问。

我垂眸笑了笑，跳下大石，拍拍手掌，道：“怎么，意公子，你要找人回忆往事了？”

夜览低声笑，眸色清冷，光华淡淡：“你当时是扮作无苏的小伴读吧？和今天一样，也是着一身银色衣裳，对不对？”

我弯了弯唇角，却笑不出来：“你怎么知道？”

夜览叹气，眼角瞅着东面高山上的一处地方，他用手指了指，笑道：“那处悬崖你还记得吗？”

我面色陡然一白，转过头，不敢看他指的方向：“不记得，不记得，都不记得了！你不



要再问了！”

夜览笑着用手按了按我的肩，清冽的声音微含暖意：“其实我也不记得了，记得那件事的，是穆。”

“他？”我惊了惊，回眸瞪眼望着夜览，结舌，“他……他那个时候也在？”

夜览莞尔，勾了唇：“他是晋国的公子。那次三国相聚既是晋为东主国，他怎能不在？”

“他那时就认识我？”我恍了恍神，心中骤然一阵慌乱。

夜览不置可否，只问道：“如果不认识你，他还记得你穿什么颜色的衣裳？”

我愕然，忽地一个失神，脑中灵光一闪，开始意识到什么：“这么说，那次我自悬崖掉下去时，他也在那里？”

夜览笑，柔声问：“你说呢？”

我愣住，摇摇头，茫然呢喃：“我不知道。我那时谁也不认得，那日众公子射猎时，王叔也许了我偷偷骑马跟来。我只记得那日悬崖上有只小鹿，有人要射它，我不忍心便扑过去救。后来见那箭射向我，我为了躲开，就跌下悬崖了。崖下有深潭……那时……那时涪君也被王叔带来狩猎，他跟在我身旁，是他跳下来救了我……”说到这儿，我蓦地一蹙眉，眸光一亮，看向夜览，“莫非，那支射向我的箭来自晋穆？”

夜览呆了呆，陡地神色一变，拿手敲上我的脑袋，佯怒道：“亏你想得出来！那日拿箭射你的是梁国来晋的质子，汶君。”

我恍然，明白过来，悻悻道：“原来我的仇人是他！怎么后来没人告诉我？”

夜览双眉一斜，冷淡：“因为大家都以为是涪君救了你。都是梁国的公子，一个伤，一个救，况且你除了发烧病了两日外，大人们都以为没什么好追究的。其实不是没人告诉你，而是听说是你自己醒过来后，什么都不问，只知整天和涪君玩在了一起，亲昵得很！”

这话的语气有点儿不对，似不屑，又似抱不平。

我侧眸，赧然一笑，虽是前尘往事，却也不好意思：“那日是涪君救了我啊，我感激他不应该吗？”

“你怎就认定是他救了你？”夜览皱眉，有些莫名其妙的恼火。

“那日掉入深潭后，救我的人穿白色的衣服。”

夜览噎了一下，瞪眼：“就一件白衣服，你就认定了是他？”

“我被他救上岸后，蒙眬中有人在吹笛。笛声好听极了，像是天籁仙乐。”

“那个时候他的笛声好听？”夜览揉眉，脸色突然有些古怪，想了半天，他忽然点点头，肯定道，“你那时太小，不会欣赏。”

我拧了眉，冷冷看着他。

夜览收拾一下神色，咳了咳嗓子，再问我：“就凭那笛声，你认定是涪君？”

“爱姑说她找到我时，看到那个陪在我身边的人是涪君。”

夜览笑，忽地沉默了，也不再问，而是看着山下。

我抬了眸，盯着他，奇怪：“你问来问去，莫不是要告诉我当日救我的人不是涪君？”

夜览点头：“的确不是他。”

我狐疑，眸光微动：“那是谁？”

夜览轻轻一笑，扬袖伸出手指，指着山下：“是他！”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回眸望去，但见远处烟尘四起，有数十匹骏马奔驰，铁蹄踏翻，威风凛凛中煞气十足。而那纵马驰在最前面的，是一袭黑袍蓦然，长发飞扬的鬼面人。

我愣了愣，囁嚅：“你开什么玩笑？”

夜览默，半天后才答：“这不是玩笑。当年救你的，确实是他！”